



## 不平静的国道



○作者 辰光

这是一条国道，从北京往东去的车辆绝大多数都会选择走这条路，收费没有京沈高速多，且路宽车少，车速丝毫不比在高速公路上慢。

修建之初，这条路就被设计为双向六车道，路中央还有绿化隔离带。虽然这条路名义上是国道，但和高速公路没多大区别，唯一的不同就是这条国道没有实现全封闭，一些农用车甚至自行车都可以上来，以不同的速度行驶。

临近春节，这条国道上挂外地牌照的车辆特别多，大多是外地人开车回家过年，也有专程去一些土特产市场采购年货的。当然，其中也有不少是进京送礼的。由于路面宽阔，很多车的速度都很快。

江天养把越野车停在国道旁边，从车窗里探出头看了看天空，又向前面张望了片刻，随后拿出一支香烟吸了起来。

江天养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由于长相显年轻，他常被人误认为是80后，不管出现在哪里，他都是最不引人注意的那种人。不过，江天养对自己这种“没有特点”的特点特别满意。作为一名老记者，每当给新进入报社的记者作培训的时候，他都会一本正经地“炫耀”一番：“记者，就得像我这样。丢到人堆里，没人能认出来你，自然也就有人会在你的面前露出心扉、暴露本性……”和朋友或同事在一起时，他也会自我解嘲：“我这长相

多好啊！即使曝光了谁，也没人记得我是啥模样，想报复都找不到我。所以说，我这长相多‘安全’啊！”

车停了十几分钟后，一直在后排座位上睡觉的摄影记者曹胖子醒了。他揉着惺忪的睡眼，把脑袋从前排两个座位中间塞了过来：“到了？是这儿吗？”

江天养把烟盒和打火机递给曹胖子：“应该是这里了。线人说就在离北京20多公里处的一个加油站附近，前面不就是加油站嘛！”

顺着江天养手指的方向，曹胖子看见了前面不到200米路边的一个加油站。“你是不是想借酒浇愁，结果发现忧愁都学会游泳了？中午喝了多少酒？我这车里都有味儿了！”江天养从后视镜里看了曹胖子一眼，“呆会儿干活时别再像上次一样，喝多后拍了一堆连自己都看不明白的片子。”

曹胖子笑了：“我没喝多少，主要是昨晚熬夜来着，摄影部的几个哥们儿打麻将打到今天天亮，中午喝点儿就犯困。对了，线索可靠吗？”

“我哪知道可靠不可靠，还是那句话，‘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子’再说吧！线人在电话里说，这里的交警就在这个加油站附近设路卡，专门罚超速的外地车辆，对本地车辆超速却视而不见。这条国道理论上是限速80公里，并且到达L市之前一直都是限速80，但一到L市的管辖范围就变成限速40公里。”江天养向路边的绿化带指了指，曹胖子看到绿化带里隐藏着的一块锈迹斑斑的限速牌，上面写着40的字样。

“真他妈的孙子！”曹胖子低声诅咒了一句，“这是不是传说中的钓鱼执法？”

“真想咬你一口，可惜我不喜欢吃肥肉。”江天养用手指头在曹胖子的大脑袋上戳了一下，“钓鱼执法是故意引诱别人去违法，然后进行处罚。这里不是，这叫‘选择性执法’，就是对于违法对象有选择地进行处罚，属于典型的执法不公。”

“我只听说过有一种毛病叫‘选择性失忆’，‘选择性执法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。”曹胖子摇晃着大脑袋呵呵地笑了起来。

江天养笑了笑：“今天腊月多少了？该过小年了吧？”

“对，今天腊月二十三，该送灶王爷了。”

“那就看看今天他们怎么送咱们这俩‘灶王爷’吧！”江天养笑呵呵地看了一眼曹胖子，“你在车里盯着点，如果有情况就给我打电话，我去加油站买点水。”

说着话，江天养打开车门下了车。



## 入托后

毕竟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，儿子对幼儿园的生活有心理准备，因此，他只是在最初的几天哭一小会儿，便去做别的事情了。他已经懂得新生活是不可避免的，更何况还有一分新奇感。

前三天，我和妻子总是一起去幼儿园接送儿子，我是所有家长中第一个出现在教室门口的人。这对孩子的心理很重要，如果他看到别的小朋友先被接走了，心里会更难过。

在看到我一瞬间，儿子的表情总是十分灿烂，让我久久回味。第三天接他的时候，儿子快乐地跳起来，兴奋地拍着手扎到我的怀里。

教师对新生的特别关照是十分重要的。第一天入园时，妻子将儿子交给一位姓曹的老师，那一整天，儿子便紧紧跟在曹老师身后，寸步不离，还几次要求老师抱他。每天早晨到幼儿园，也总会有老师走过来，一边俯下身笑着问他好，一边将他抱在怀里，说着话抱进教室。儿子以往睡觉总是抱着妈妈的脖子，让妈妈拍。在幼儿园睡觉的时候，老师便坐在他的床边，儿子摸着老师的耳朵，在这样的安慰中安然入睡。在家里，我们也不断地教他唱一首儿歌：“幼儿园，真是好，老师待我像妈妈。”所有这一切，都有助于在孩子的心目中建立对老师的亲近感，避免在突然离开妈妈时产生被抛弃的感觉。

入托第一天，妻子在儿子口袋里放了一条小手绢，据老师说，他一整天都紧紧地握着那条手绢。手绢已转化为一种来自妈妈与家庭的安慰，能给进入一个陌生环境的孩子以某种心理支持。

可以说，这一切都是成功的。虽然儿子偶尔也会哭，但没有出现强烈的反抗情绪，我们以为他已顺利度过了这个时期，不料，在第一个星期五到来的时候，事情发生了突变。

那天，妻子像往常一样，下午5点去接儿子，她吃惊地发现幼儿园的们大敞着，而几间教室已经空荡荡了。妻子急步走向儿子的教室，里面只有儿子坐在老师的膝头，听老师弹钢琴。看到妈妈，儿子委屈地大哭起来，拉着妈妈要去卧室拿枕头，还有一个劲儿地说着：“方一再也不来幼儿园了，方一再也不来了！”

原来，星期五中午家长就可以接孩子了，不必像平常那样等到下午5点钟。我们不知道这一点，以至于最后教室里只留下儿子，让他那幼小的心灵经历了折磨。儿子带着哭腔说：“方一都等妈妈好几个小时了！”老师说，儿子不断地问：“妈妈几点来？”老师说：“5点来。”儿子便会接着问：“5点是几点？”



○作者 方刚

此后一段时间，儿子每天早晨去幼儿园时都要大哭，哀求妈妈不要送他去。我们曾几次动了侧隐之心，想留他在家呆一天。但是，最终我们还是坚持送他去，一天也没间断。我们知道，现在的一次妥协，可能就意味着此后将经历更多的波折，要让孩子懂得去幼儿园是一个原则，而原则是不能妥协的。


但是，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些妥协的空间。美国一位儿童教育学家说过，当你教育孩子时，一定要给孩子提供两三种方案供他选择，不要将他逼到绝路。比如，当儿子哭着不去幼儿园的时候，妻子会拿出两套衣服供他选，问他喜欢穿哪一套。孩子的心理虽不成熟，但也有完善的自我保护与自我调整机制。这时候，儿子往往会突然要求穿两套之外的另一套衣服。这实际上说明他已经妥协了，而妥协的同时又给自己一种安慰：“瞧，虽然妈妈坚持让我去幼儿园，但她同意我穿另一套衣服，说明她是在意我的要求的，是爱我的。”于是，他会在这欣慰与幸福感的支持下少一些伤心。

那些天，儿子总是在我们作出某种“让步”后突然不哭了，同意去幼儿园。

比如，他会突然要求不戴遮阳帽，或要求先在院子里玩一会儿。这些都可以成为孩子的条件，我们不妨答应他的这些讨价还价，因为孩子的心理正处于艰难的过渡与适应期，他们有权利讨价还价。在这些非原则问题上，我们总会顺从他，给他一点回旋的余地，让他的心理得到安慰。

副刊

电话：65233688



# 洛阳人，看洛阳手机报

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，总量占到了60%以上

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  
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712 到 10655885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

